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抱朴子內篇卷二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一百九 子部

抱朴子内篇卷二

晉 葛洪 撰

塞難第七

皇穹至神賦命宜均何為使喬松凡人受不死之壽而周孔大聖無久視之祚哉抱朴子曰命之脩短實由所值受氣結胎各有星宿天道無為任物自然無親無疎無彼無此也命屬生星則其人必好仙道好仙道

者求之亦必得也命屬死星則其人亦不信仙道則亦不自修其事也所樂善否判於所稟移易予奪非天所能譬猶金鐵之銷於爐冶甕瓦之甄於陶竈雖由之以成形而器械之利鈍罌甕之邪正適遇所遭非復爐竈之事也或人難曰良工所作皆由其手天之神明何所不為而云人生各有所值非彼昊蒼所能匠成愚甚惑焉未之敢許也抱朴子答曰渾茫剖判清濁以陳或昇而動或降而靜彼天地猶不知所以然也萬物感氣並

亦自然與彼天地各為一物但成有先後體有巨細耳有天地之大故覺萬物之小有萬物之小故覺天地之大且夫腹背雖包圍五臟而五臟非腹背之所作也肌膚雖纏裹血氣而血氣非肌膚之所造也天地雖含囊萬物而萬物非天地之所為也譬猶草木之因山林以萌秀而山林非有事焉魚鱉之托水澤以産育而水澤非有為焉俗人見天地之大也以萬物之小也因曰天地為萬物之父母萬物為天地之子孫夫蝨生於我豈

我之所作故蝨非我不生而我非蝨之父母蝨非我之子孫蟣蠓之育於醯醋芝檽之產於木石蛣蝺之滋於汚淤翠蘿之秀於松枝非彼四物所創匠也萬物盈乎天地之間豈有異乎斯哉天有日月寒暑人有瞻視呼吸以遠况近以此推彼人不能自知其體老少痛痒之何故則天亦不能自知其體盈縮災祥之所以人不能使耳目常聰明榮衛不輟閡則天亦不能使日月不薄蝕四時不失序由兹論之夭壽之事果不在天地仙决

非所為也夫生我者父也娠我者母也猶不能令我形器必中適姿容必妍麗性理必平和智慧必高遠多致我氣力延我年命而或矬陋尫弱或且黑且醜或聾盲頑嚚或支離劬蹇所得非所欲也所欲非所得也況乎天地遼闊者哉父母猶復其遠者也我自有身不能使之永壯而不老常健而不疾喜怒不失宜謀慮無悔吝故授氣流形者父母也受而有之者我身也其餘則莫有親密乎此者也莫有制御乎此者也二者已不能有

損益於我矣天地亦安得與知之乎必若人物皆天地所作則宜皆好而無惡悉成而無敗衆生無不遂之類而項揚無春彫之悲矣然天不能使孔孟有度世之祚益知所稟之有自然非天地所剖分也聖之為德德之至也天若能以至德與之而使之所欲不全功業不建位不霸王壽不盈百此非天有為之驗也聖人之死非天所殺則聖人之生非天所挺也賢不必壽愚不必夭善無近福惡無近禍生無定年死無常分盛德哲人秀

而不實賓公庸夫年幾二百伯牛有疾子夏喪明盜跖窮凶而白首莊蹻極惡而黄髪天之無為於此明矣或曰仲尼稱自古皆有死老氏言神仙之可學夫聖人之言信而有徵道家所説誕而難用抱朴子曰仲尼儒者之聖也老子得道之聖也儒教近而易見故宗之者衆焉道意遠而難識故達之者寡焉道者萬殊之源也儒者大淳之流也三皇以往道治也帝王以来儒教也談者咸知高上世之敦朴而薄季俗之澆散何獨重仲尼

而輕老氏乎是玩華藻於木末而不識所生之有本也何異乎貴明珠而賤淵潭愛和璧而惡荊山不知淵潭者明珠之所自出荊山者和璧之所由生也且夫養性者道之餘也經世者儒之末也所以貴儒者以其移風而易俗不唯揖讓與盤旋也所以尊道者以其不言而化行匪獨養生之一事也若儒道果有先後則仲尼未可專信而老氏未可孤用仲尼既敬問伯陽願比老彭又自以知魚鳥而不識龍喻老氏於龍蓋其心服之辭

非空言也與顔回所言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鑽之彌堅仰之彌高無以異也或曰仲尼親見老氏而不從學道何也抱朴子曰以此觀之益明所禀有自然之命所尚有不易之性也仲尼知老氏玄妙貴異而不能挹酌清虚本源大宗出乎無形之外入乎至道之内其所諮受止於民間之事而已安能請求仙法耶忖其用心汲汲專於教化不存乎方術也仲尼雖聖於世事而非能沉静玄黙自守無為者也故老子戒之曰良賈深藏若虚

君子盛德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無益於子之身此足以知仲尼不免於俗情非學仙之人也夫恓恓惶惶務在匡時仰悲鳳鳴俯歎匏瓜沽之恐不售慷慨思執鞭亦何肯捨經世之功業而修養生之迂闊哉或曰儒道之業孰為難易抱朴子答曰儒者易中之難也道者難中之易也夫棄交游委妻子謝榮名損利祿割粲爛於其目抑鏗鏘於其耳恬愉静退獨善守己謗來不慼譽至不喜覩貴不欲居賤不耻此道家

之難也出無慶弔之望入無瞻視之責不勞神於七經不運思於律歷意不為推步之苦心不為藝文之役衆煩既損和氣自益無為無慮不怵不惕此道家之易也所謂難中之易矣夫儒者所修皆憲章成法出處有則語默隨時師則循比屋而可求書則因解注以釋疑此儒者之易也鉤深致遠錯綜典墳該河洛之籍籍博百氏之云云德行積於衡巷忠貞盡於事君仰馳神於垂象俯運思於風雲一事不知則所為不通片言不正則

褒貶不分舉趾為世人之所則動脣為天下之所傳此儒家之難也所謂易中之難矣篤論二者儒業多難道家約易吾已患其難矣將舍而從其易焉世之譏吾者則比肩皆是也與吾得意者則未見其人也若同志之人必存乎將來則吾亦未謂之為希矣或曰余閲見知名之高人洽聞之碩儒果以窮理盡性研覈有無者多矣未有言壽之可延仙之可得者也先生明不能並日月思不能出萬夫而據談長生之道未之敢信也抱朴

子曰吾庸夫近才見淺閒寡豈敢自許以拔群獨識皆勝世人乎顧曽以顯而求諸乎隱以易而得之乎難校其小驗則知其大効覩其已然則明其未試耳且夫世之不信天下之有仙者率有經俗之才當塗之伎涉覽篇籍助教之書以料人理之近易辨凡猥之眩惑則謂衆之所疑我獨能斷之機萌之未朕我能先覺之是我與萬物之情無不盡矣幽翳冥昧無不得矣我謂無仙仙必無矣自來如此其堅固也吾每見俗儒碌碌拒之

不信其事者皆病於頗有聰明而偏枯拘繫以小點自累不肯規為在乎極暗而了不别菽麥者也夫以管窺之狹見而姑塞其聰明之所不及是何異以一尋之綆汲百仞之深不覺所用之短而云井之無水也俗有聞猛風烈火之聲而謂天之冬雷見遊雲西行而謂月之東馳人或告之而終不悟信此信巳之多者也夫聽聲者莫不信我之耳焉視形者莫不信我之目焉而或者所聞見言是而非然則我之耳目果不足信也况乎心

之所度無形無聲其難察尤甚於視聽而以己心之所得必因世間至逺之事謂神仙為虛言不亦敝哉抱朴子曰妍蚩有定矣而憎愛異情故兩目不相為視焉雅鄭有素矣而好惡不同故兩耳不相為聽焉真偽有質矣而趣舍舛忤故兩心不相為謀焉以醜為美者有矣以濁為清者有矣以失為得者有矣此三者乖殊昭然可知如此其易也而彼此終不可得而一焉又況乎神仙之事之妙者而欲令人皆信之未有可得之理也凡

人悪使之知又何貴乎達者哉若待俗人之息妄言則俟河之清未為久也吾所以不能默者兾夫可上可下者可引致耳其不移者古人已末如之何矣抱朴子曰至理之未易明神仙之不見信其来尚矣缺文馬之野人古公不能釋欲地之戎狄實理有所不通善言有所不行章甫不售於蠻越赤舄不用於戎夷何可强哉夫見玉而指曰石非玉之不真也待和氏而後識焉見龍而命之曰蛇非龍之不神也須蔡墨而後辨焉所以貴道

者以其加之不可益而損之不可減也所以貴德者以其聞毀而不慘見譽而不悅也彼誠以天下之必無仙而我獨以實有而與之諍諍之彌久而彼執之彌固是虛長此紛紜而無救於不解果當從連環之義乎

釋滯第八

或問曰人道多端求仙至難非有廢也則事不兼濟藝文之業憂樂之務君臣之道胡可替乎抱朴子荅曰夫道不煩所為鮮耳但患志之不立信之不篤何憂於人

理之廢乎長才者兼而修之何難之有內寶養生之道外則和光於世治身而身長修治國而國太平以六經訓俗士以方術授知音欲少留則且止而佐時欲昇騰則凌霄而輕舉者上士也自恃才力不能並成則棄置人間專修道德者亦其次也昔黃帝荷四海之任不妨鼎湖之舉彭祖為大夫八百年然後西適流沙伯陽為柱史甯封為陶正方回為閭士呂望為太師仇生仕於殷馬丹官於晉范公霸越而泛海琴高執笏於宋康常

生降志於執鞭莊公藏器於小史古人多得道而匡世修之於朝隱蓋有餘力故也何必修於山林盡廢生民之事然後乃成乎亦有心安靜默性惡諠譁以縱逸為歡以榮任為慼者帶索藍縷茹草操耜玩其三樂守常待終不營苟生不憚速死辭千金之聘忽卿相之貴者無所修為猶常如此況又加之以至神之道其亦必不肯役身於世矣各從其志不可一槩而言也抱朴子曰世之謂一言之善重於千金然蓋亦軍國之得失行已

之臧否耳至於告人以長生之訣授之以不死之方非特若彼常人之善言也則奚徒千金而已乎設使有因病垂死而有能救之得愈者莫不謂之為弘恩重施矣今若按仙經飛九丹水金玉則天下皆可令不死其惠非但活一人之功也黄老之德固無量矣而莫之克識謂為妄誕之言可歎者也抱朴子曰欲求神仙唯當得其至要至要者在於寶精行炁服一大藥便足亦不用多也然此三事復有淺深不值明師不經勤苦亦不可

倉卒而盡知也雖云行炁而行炁有數法焉雖曰房中而房中之術近有百餘事焉雖言服藥而服藥之方略有千條焉初以授人皆從淺始有志不怠勤勞可知方乃告其深者耳故行炁或可以治百病或可以入瘟疫或可以禁蛇虎或可以止瘡血或可以居水中或可以行水上或可以辟饑渴或可以延年命其大要者胎息而已得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噓吸如在胞胎之中則道成矣初學行炁鼻中引炁而閉之陰以心數至一百二

十乃以口微吐之及引之皆不欲令已耳聞其有出入之聲常令入多出少以鴻毛著鼻口之上吐炁而鴻毛不動為候也漸自轉增其心數久可以至千至千則老者更少日還一日矣夫行炁當以生炁之時勿以死炁之時也故曰仙人服六炁此之謂也一日一夜有十二時其從半夜以至日中六時為生炁午後以至夜半六時為死炁死炁之時行炁無益也蓋用炁者噓水水為之逆流數步噓火火為之滅噓虎狼虎狼伏而不得動

起噓蛇虺蛇虺蟠而不能去若他人為兵刃所傷噓之血即止聞有為毒蟲所中雖不見其人遥為噓祝我之手男噓我左女噓我右而彼人雖在百里之外即時皆愈矣又中惡急疾但吞三九之炁亦登時差也但人性多躁少能安静以修其道耳又行炁大要不欲多食生菜肥鮮之物令人炁强難閉又當禁恚怒多恚怒則炁亂不得溢或令人發咳故尠有能為之者也余從祖仙公每大醉及夏天盛熱輙入深淵之底一日許乃出者

正以能閉炁胎息故耳房中之法十餘家或以補救傷損或以攻治衆病或以採陰益陽或以增年延壽其大要在於還精補腦之一事耳此法乃真人口口相傳本不書也雖服名藥而復不知此要亦不得長生也人復不可都絶陰陽不交則坐致壅遏之病故幽閉怨曠多病而不壽也任情肆意又損年命唯有得其節宣之和可以不損若不得口訣之術萬無一人為之而不以此自傷煞者也玄素子都容成公彭祖之屬蓋載其麄事

終不以至要者著於紙上者也志求不死者宜勤行求之余承師鄭君之言故記以示將來之信道者非臆斷之談也余實復未盡其訣矣一塗之道士或欲專守交接之術以規神仙而不作金丹之大藥此愚之甚矣抱朴子曰道書之出於黄老者蓋少許耳率多後世之好事者各以所知見滋長遂令篇卷至於山積古人質朴又多無才其所論物理既不周悉其所證據又不著明皆祕所要而難解解之又不深遠不足以演暢微言開

示憤悱勸進有志教戒始學令知玄妙之塗徑禍福之源流也徒誦之萬遍殊無可得也雖欲博涉宜詳擇其善者而後留意至於不要之道書不足尋繹也末學者或不別作者之淺深其於名為道家之言輙便取集以至積箱盈篋盡心思索其中是探燕巢而求鳳卵搜井底而捕鱔魚雖加至勤非其所有也不得必可施用無故消棄日月空有疲困之勞了無錙銖之益也進失當世之務退無長生之效則莫不指㸃之曰彼修道如此

之勤而不得度世是天下果無不死之法而不知彼之求仙猶臨河羨魚而無網罟非水中之無魚也又五千文雖出老子然皆汎論較略耳其中了不肯首尾全舉其事有可按據者也但暗誦此經而不得要道直為徒勞耳又況不及者乎至於文子莊子關令尹喜之徒其屬文華雖祖述黃老憲章玄虛但演其大旨永無至言或復齊死生謂無異以存活為徭役以殂没為休息其去神仙已千億里矣豈足躭玩哉其寓言譬喻猶有可

采以供給碎用充御卒乏至使末世利口之奸佞無行之弊子得以老莊為窟藪不亦惜哉或曰聖明御世唯賢是寳而學仙之士不肯進宦皆修道誰復佐事哉抱朴子曰背聖主而山棲者巢許所以稱高也遭有道而遁世者莊伯所以為貴也軒轅之有天下可謂至理也而廣成不與焉唐堯之有四海可謂太平也而偓佺不佐焉而德化不以之損也才子不以之乏也天乙革命而務光負石以投河姬武翦商而夷齊不食於西山齊

桓之興而少稷高枕於陋巷魏文之隆而干木散髮於衡門四老鳳戢於商洛而不妨大漢之事功也周黨麟跱於林藪而無損孝文之刑厝也夫寵貴不能動其心極富不能移其志濯纓滄浪不降不辱以芳林為臺榭峻岫為大厦翠蘭為茵褥緑葉為幃幙被褐代衮衣薇藿當嘉饍匪躬耕不以充饑匪妻織不以蔽身千載之中時或有之況又加之以委六親於邦族捐室家而不顧背榮華如棄跡絶可欲於胷心凌嵩峻以獨往侶影

響於名山內視於無形之域反聽乎至寂之中八極之內將遽幾人而吾子乃恐君之無臣不亦多憂乎或曰學仙之士獨潔身而忘大倫之亂背世主而有不臣之慢余恐長生無成功而罪嚣將見及也抱朴子荅曰夫北人石戶善卷子州皆大才也而沉遁放逸養其浩然昇降不為之虧大化不為之缺也況學仙之人未必有經國之才立朝之用得之不加塵露之益棄之不覺毫釐之損者乎方今九有同宅而幽荒來仕元凱委積無

所用之士有待次之滯官無暫曠之職勤久者有遲敘之歎才高者有循資之屈濟濟之盛莫此之美一介之徒非所乏也昔子晉揩視膳之役棄儲貳之重而靈王不責之以不孝尹生委褋帶之職違式遏之任而有周不罪之以不忠何者彼誠亮其非輕世薄主直以所好者異匹夫之志有不可移故也夫有道之主含垢善恕知人心之不可同處世之各有志不逼不禁以崇光大上無嫌恨之褊心下有稱意之至歡故能暉聲並揚於

罔極貪夫聞風而忸怩也吾聞景風起則衰鑪息世道夷則奇士退今喪亂既平休牛放馬烽燧滅影干戈載戢繁弱既韜盧鵲將烹子房出玄帷而反閭巷信布釋甲冑而修魚釣況乎學仙之士萬未有一國家吝此以何為哉然其事在於少思寡欲其業在於全身久壽非爭競之醜無傷俗之負亦何罪乎且華霍之極大滄海之滉瀁其高不俟翔埃之來其深不仰行潦之注撮壤土不足以減其峻挹勺水不足以削其廣一世不過有

數仙人何能有損人物之鞅掌乎或曰果其仙道可求得者五經何以不載周孔何以不言聖人何以不度世上智何以不長存若周孔不知則不可為聖若知而不學則是無仙道也抱朴子荅曰人生星宿各有所值既詳之於前篇矣子可謂戴盆以仰望不睹七曜之炳爍暫引領於大川不知重淵之奇怪也夫五經所不載者無限矣周孔所不言者不少矣特為吾子略說其萬一焉雖大笑不可止局情難卒開且令子聞其較略焉夫

天地為物之大者也九聖共成易經足以彌綸陰陽不可復加也今問蓋易者周天之度數四海之廣狹宇宙之相去凡幾萬里上何所極下何所據及其轉動誰所推引日月遲疾九道所剩昏明修短七星迭正五緯盈縮冠珥薄蝕四七凌犯彗孛所出氣矢之異景老之祥辰極不動鎮星猶東羲和外景而熱望舒内鑒而寒天漢仰上為潤下之性濤潮往來有大小之變五音六屬寓喜怒之情雲動氣起含吉凶之候欃槍尤矢旬始終

繹四鎮五殘天狗歸邪或以示成或以示敗明易之生不能論此也以次問春秋四部詩書三禮之家皆復無以對矣皆曰悉正經所不載唯有巫咸甘公石申海中郗萌七曜記之悉矣余將問之曰此六家之書是為經典之教乎彼將曰非也余又將問曰甘石之徒為是聖人乎彼亦曰非也然則人生而戴天詣老履地而求之於五經之上則無之索之於周孔之書則不得今寧可盡以為虛妄乎天下至大舉目所見猶不能了況於玄

之又玄妙之極妙者乎復問俗人曰夫乘雲蟚産之國肝心不朽之民巢居穴處獨目三首馬閒狗蹄修臂交股黄池無男穿胷旁口廩君起石而浮土船沙丘觸目而生羣龍女媧地出壯宇天墮霹靂飛大言（霹一作壁）山徙社移三軍之衆一朝盡化君子為鶴小人成沙女伺（一作丑）倚枯貳負抱桎寄居之蟲委甲步内二首之蛇弦之為弓不灰之木不熱之火昌蜀之禽無目之獸無身之頭無首之體精衛填海玄讓遮生火浣之布切玉之刀炎

眛吐烈磨泥漉水枯灌化形山夔前跟石修九首畢方人面少千之玅伯率聖卿之役肅霜西羌以唐景興鮮卑以桑鼈强林邑以神籙王庸蜀以流尸帝監神嬰来而蟲飛縱目世變於荆岫五丁引蛇以傾峻内甚振翅於三海金簡玉字發於禹井之側正機平衡割乎文石之中凡此奇事葢以千計五經所不載周孔所不說可皆復云無是事乎至於南人能入柱以出耳禦寇停肘水而控弦伯昬躡億仞而企踵吕梁能行歌以憑淵宋

公刻象葉以亂真公輸飛木鵠之翩翻離朱覩毫芒於百步賁獲効膂力於萬鈞越人揣鍼以蘇死豎亥超迹於累千郢人奮斧於鼻堊仲都袒身於寒天此皆周孔所不能為也復可以為無有乎若聖人誠有所不能則無怪於不得仙不得仙亦無妨於為聖人聖人偶所不閑何足以為攻難之主哉聖人或不可同去留任自然有身而不私有生而不營存亡任天長短委命故不學仙亦何怪也

道意第九

抱朴子曰道者涵乾括坤其本無名論其無則影響猶為有焉論其有則萬物猶為無焉隸首不能計其多少離朱不能察其髣髴吳札晉野竭聰不能尋其音聲乎窈冥之内狪狶[illegible]猪疾走不能迹其朕兆乎宇宙之外以言乎邇則周流秋毫而有餘焉以言乎遠則彌綸太虛而不足焉為聲之聲為響之響為形之形為影之影方者得之而静圓者得之而動降者得之而俯昇者得

之以仰強名為道已失其真况乃復千割百判億分萬析使其性號至於無垠去道遼遼不亦遠哉俗人不能識其太初之本而修其流滛之末人能淡黙恬愉不染不移養其心以無欲頤其神以粹素掃滌誘慕收之以正除難求之思遣害真之累薄喜怒之邪滅愛惡之端則不請福而福來不禳禍而禍去矣何者命在其中不繫於外道存乎此無係於彼也患乎凡夫不能守真無杜遏之檢括有嗜好之摇筴馳騁流遁有迷無反情感

物而外起智接事而旁溢誘於可欲而天理滅矣惑乎見聞而純一遷矣心受制於奢玩神濁亂於波蕩於是有傾越之災有不振之禍而徒烹宰肥腯沃酹醪醴撞金伐革謳歌踴躍拜伏稽顙守靜虛坐求乞福願冀其必得至死不悟不亦哀哉若乃精靈困於煩擾榮衛消於役用煎熬形氣刻削天和勞逸過度而碎首以請命變起膏肓而祭禱以求痊當風卧濕而謝罪於靈祇飲食失節而委禍於鬼魅蕞爾之體自貽茲患天地神明

曷能濟焉其烹牲鑿羣何所補焉夫福非足恭所請也
禍非禋祀所禳也若命可以重禱延疾可以豐祀除則
富姓可以必長生而貴人可以無疾病也夫神不歆非
族鬼不享淫祀皂隸之巷不能紆金根之軒布衣之門
不能動六轡之駕同為人類而尊卑兩絕況於天神緬
邈清高其倫異矣貴亦極矣蓋非臭鼠之酒肴庸民之
曲躬所能感降亦已明矣夫不忠不孝罪之大惡積千
金之賂大牢之饌求令名於明主釋愆責於邦家以人

釋人猶不可得況年壽難獲於令名篤疾難除於悠青鬼神異倫正直是與異其曲佑未之有也夫懋德之主忍詬之臣猶能賞善不須貸財罰惡不任私情必將修繩履墨不偏不黨豈況鬼神過此之遠不可以巧言動不可以飾賂求斷可識矣楚之靈王躬自為巫靡愛斯牲而不能却吳師之討也漢之廣陵敬奉李須傾竭府庫而不能救叛逆之誅也孝文尤信鬼神咸秩無文而不能免五柞之殂孫主貴侍華嚮封以王爵而不能延

命盡之期非犧牲之不博碩非玉帛之不豐醲信之非不款敬之非不重有丘山之損無毫釐之益豈非失之於近而營之於遠乎第五公誅除妖道而既壽且貴宋廬江罷絶山祭而福祿永終文翁破水靈之廟而身吉民安魏武禁淫祀之俗而洪慶来假前事不妄將来之鑒也明德惟馨無憂者壽嗇寶不夭多慘用老自然之理外物何為若養之失和伐之不解百痾縁隙而結榮衛竭而不悟大牢三牲曷能濟焉俗所謂率皆妖偽轉

相誑惑久而彌甚既不能修療病之術又不能返其大迷不務藥石之救惟專祝祭之謬祈禱無已問卜不倦巫祝小人妄說禍祟疾病危急唯所不聞聞輙修為損費不訾富室竭其財儲貧人假舉倍息田宅割裂以訖盡篋櫃倒裝而無餘或偶有自差便謂受神之賜如其死亡便謂鬼不見赦幸而誤活財産窮罄遂復饑寒凍餓而死或起為刼剽或穿窬斯濫喪身於鋒鏑之端陷已於醜惡之刑皆此之由也或什物盡於祭祀之費耗

穀帛淪於貪濁之師巫旣沒之日無復凶器之直衣衾之周使尸朽蟲流良可悼也愚民之蔽乃至於此哉淫祀妖邪禮律所禁然而凡夫終不可悟唯宜王者更峻其法制犯無輕重致之大辟購募巫祝不肯止者刑之無赦肆之市路不過少時必當絶息所以令百姓杜凍饑之源塞盜賊之萌非小惠也曩者有張角栁根王歆李申之徒或稱千歲假托小術坐在立亡變形易貌誑眩黎庶糾合羣愚進不以延年益壽為務退不以消災

治病為業遂以招集奸黨稱合逆亂不久自伏其辜或至殘滅良人或欺誘百姓以規財利錢帛山積富踰王公縱肆奢淫侈服玉食妓妾盈室管絃成列刺客死士為其致用威傾邦君勢凌有司亡命逋逃因為窟藪皆由官不糾治以臻斯患原其所由可為歎息吾徒匹夫雖見此理不在其位末如之何臨民官長疑其有神慮恐禁之或致禍祟假令頗有其懷而見之不了又非在職之要務殿最之急事而復是其愚妻頑子之所篤信

左右小人並云不可阻之者衆本無至心而諫怖者異口同聲於是疑惑竟於莫敢令人扼腕發憤者也余親見所識者數人了不奉神明一生不祈祭身享遐年名位巍巍子孫蕃昌且富且貴也唯余亦無事於斯唯四時祀先人而已曽所遊歷水陸萬里道側房廟固以百許而往返經遊一無所過而車馬無傾覆之變涉水無風波之異屢值疫癘常得藥物之力頻冒矢石幸無傷刺之患益知鬼神之無能為也又諸妖道百餘種皆煞

生血食獨有李家道無為為小差然雖不屠宰每供福食無有限劑市買所具務於豐泰精鮮之物不得不買或數十人厨費亦多矣復未純為清省也亦皆宜在禁絶之列或問李氏之道起於何時余答曰吳太帝時蜀中有李阿者穴居不食傳世見之號為八百歲公人往往問事阿無所言但占問顏色若顏色欣然則事皆吉若顏容慘戚則事皆凶若阿含笑者則有大慶若微歎者即有深憂如此之候未曾一失也後一旦忽去不知

所在後有一人姓李名寛到吳而蜀語能祝水治病頗愈於是遠近翕然謂寛為李阿因共呼之為李八百而實非也自公卿已下莫不雲集其門後轉驕貴不復得常見賔客但拜其外門而退其怪異如此於是避役之吏民依寛為弟子者恒近千人而昇堂入室高業先進者不過得祝水及三部符導引日月行炁而已了無治身之要服食神藥延年駐命不死之法也吞氣斷穀可得百日以還亦不堪久此是其術至淺可知也余親識

多有及見寬者皆云寬衰老羸悴起止咳噫目瞑耳聾齒墮髮白漸又昏耗或忘其子孫與凡人無異也然民復謂寬故作無異以欺人豈其然乎吳曾有大疫死者過半寬所奉道室名之為廬寬亦得瘟病託言入廬齋戒遂死於廬中而事寬者猶復謂之化形尸解之仙非為真死也夫神仙之法所以與俗人不同者正以不老不死為貴耳今寬老則老矣死則死矣此其不得道居然可知矣又何疑乎若謂於仙法應尸解者何不且止

民間一二百歲住年不死然後去乎天下非無仙道也寛但非其人耳余所以委曲論之寛弟子轉相教受布滿江表動有千許不覺寛法之薄不足遵承而守之異得度世故欲令人覺此而悟其滯迷耳天下有似是而非者實為無限將復略説故事以示後人之不解者昔汝南有人於田中設繩罥以捕麞而去猶念取之不事其上有鮑魚者乃以一頭置罥中而去本主來於罥中得鮑魚怪之以為神不敢持歸於是村里聞之因共為

起屋立廟號為鮑君後轉多奉之者丹楹藻梲鐘鼓不絕病或有偶愈者則謂有神行道經過莫不致祀焉積七八年鮑魚主復行過廟下問其故人具為之說其鮑魚主乃曰此是我鮑魚耳何神之有於是乃息又南頓人張助者耕白田有一李栽應在耕次助惜之欲持歸乃掘取之未得即去以濕土封其根以置空桑中遂忘取之助後作遠職不在後其里中人見桑中忽生李謂之神有病目痛者蔭息此桑下因祝之言李君能令我

目愈者謝以一㹠其目偶愈便殺㹠祭之傳者過差便言此樹能令盲者得見遠近翕然同來請福常車馬塡溢酒肉滂沲如此數年張助罷職來還見之乃曰此是我昔所置李栽耳何有神乎乃斫去便止也又汝南彭氏墓近大道墓口有一石人田家老母到市買數片餅以歸天熱過蔭彭氏墓口樹下以所買之餅暫著石人頭上忽然便去而忘取之行路人見石人頭上有餅怪而問之或人云此石上有神能治病愈者以餅來謝之

如此轉以相語云頭痛者摩石人頭腹痛者摩石人腹亦還以自摩無不愈者遂千里来就石人治病初但雞肋後用牛羊為立帷帳管絃不絶如此數年忽日前忘餅母聞之乃為人說始無復往者又洛西有古人墓穿壞多水墓中多石灰石灰汁主治瘡夏月行人有病瘡者煩熱見此墓中水清好因自洗浴瘡偶便愈於是諸病者聞之悉往自洗轉有飲之以治腹内疾者近墓居人便於墓所立廟舍而賣此水而往買者又常祭廟中

酒肉不絶而来買者轉多此水盡於是賣水者常夜竊他水以益之其遠道人不能往者皆因行使或持器遺信買之於是賣水者大富人或言無神官中禁止遂填塞之乃絶又興古太守馬氏在官有親故人投之求恤焉馬乃令此人出外住詐云是神人道士治病無不手下立愈又令辯士遊行為之虛聲云能令盲者登視躄者即行於是四方雲集趍之如市而錢帛固已積山矣又勑諸求治病者雖不便愈當告人言愈也如此則必

愈若告人未愈者則後終不愈也道法正爾不可不信於是後人問前來者前來輙告之云已愈無敢言未愈者也旬日之間乃致巨富焉凡人多以小黠而大愚聞延年長生之法皆為虛誕而喜信妖邪鬼怪令人鼓舞祈祀所謂神者皆馬氏誑人之類也聊記其數事以為未覺者之戒焉或問曰世有了無知道術方伎而平安壽考者何也抱朴子曰諸如此者或有陰德善行以致福祐或受命本長故令難老遲死或亦幸而偶爾不逢

灾傷譬猶田獵所經而有遺禽脫獸大火既過時餘不燼草木也要於防身却害當修守形之防禁佩天文之符劒耳祭禱之事無益也當恃我之不可侵也無恃鬼神之不侵我也然思玄執一含景環身可以辟邪惡度不祥而不能延壽命消體疾也任自然無方術者未必不有終其天年者也然不可以值暴鬼之横枉大疫之流行則無以却之矣夫儲甲冑蓄蓑笠者蓋以為兵為雨也若幸無攻戰時不沉陰則有與無正同耳若矢石

霧合飛鋒烟交則知裸體者之困矣洪雨河傾素雪彌天則覺路立者之劇矣不可以蕎麥之細碎疑陰陽之大氣以誤晚學之後人謂方術之無益也

明本第十

或問儒道之先後抱朴子答曰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夫以為陰陽之術衆於忌諱使人拘畏而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墨者儉而難遵不可偏修法者嚴而少恩傷破仁義唯道家之教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

為包儒墨之善總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指約而易明事少而功多務在全大宗之朴守真正之源者也而班固以史遷先黃老而後六經謂遷為謬夫遷之洽聞旁綜幽隱沙汰事物之臧否覈實古人之邪正其評論也實源本於自然其褒貶也皆準酌乎至理不虛美不隱惡不雷同以偶俗劉向命世通儒謂為實錄而班固之所論未可遽是也固誠純儒不究道意翫其所習難以折中夫所謂道豈唯養生之事而已乎易曰立

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又於治世隆平則謂之有道危國亂主則謂之無道又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國之有道貧賤者恥焉凡言道者上自二儀下逮萬物莫不由之但黃老執其本儒墨治其末耳今世之舉有道者蓋博通乎今古能仰觀俯察歷變涉微達興亡之運明治亂之體心無所惑問無不對者何必修長生之法慕松喬之式者哉而管窺諸生臆

斷瞽說聞有居山林之間宗伯陽之業者則毀而笑之曰彼小道耳不足筭也嗟乎所謂抱螢燭於環堵之内者不見天光之焜爛侶鮋鰕於跡水之中者不識四海之浩汗重江河之深而不知吐之者崑崙也珍黍稷之收而不覺秀之者豊壤也今茍知推崇儒術而不知成之者由道道也者所以陶冶百氏範鑄二儀胞胎萬類醞釀彝倫者也世間淺近者衆而深遠者少少不勝衆其来久矣是以史遷雖長而不見譽班固雖短而不見

彈然物以少者為貴多者為賤至於人事豈獨不然故

藜藿彌原而芝英不世枳棘被野而尋木閒秀沙礫無

量而珠璧甚尠鷹隼屯飛而鸞鳳罕出虺蜴盈藪而虬

龍希覿班生多黨固其宜也夫道者內以治身外以為

國能令七政遵度二氣告和四時不失寒燠之節風雨

不為暴物之災玉燭表昇平之徵澄醴彰德洽之符焚

輪虹霓寢其祆頹雲商羊戢其翼異景耀高照嘉禾畢萃

疫癘不流禍亂不作塹壘不設干戈不用不議而當不

約而信不結而固不諆而成不賞而勸不罰而肅不求而得不禁而止處上而人不以為重居前而人不以為患號未發而風移令未施而俗易此蓋道之治世也故道之興也則三五垂拱而有餘焉道之衰也則叔代馳騖而不足焉夫唯有餘故無為而化美夫唯不足故刑嚴而奸繁黎庶怨於下皇靈怒於上或洪波横流或亢陽赤地或山谷易體或冬雷夏雪或流血漂櫓積尸築京或坑降萬計析骸易子城愈高而衝愈巧池愈深而

梯愈妙法令明而盜賊多盟約數而叛亂甚猶風波駭而魚鱉擾於淵纎羅密而羽禽噪於澤豺狼衆而走獸劇於林爨火猛而小鮮糜於鼎也君臣易位者有矣父子推刃者有矣然後忠義制名於危國孝子收譽於敗家疾疫起而巫醫貴矣道德衰而儒墨重矣由此觀之儒道之先後可得定矣或問曰昔赤松子王喬琴高老氏彭祖務成鬱華皆真人悉仕於世不便遐遁而中世以來為道之士莫不飄然絶跡幽隱何也抱朴子答曰

曩古純朴巧偽未萌其明信道者則勤而學之其不信者則嘿然而已謗毀之言不吐乎口中傷之心不存乎胷也是以真人徐徐於民間不促促於登遐耳末俗偷薄雕偽彌深玄淡之化廢而邪俗之黨繁既不信道好為訕毀謂真正為妖訛以神仙為誕妄或曰惑衆或曰亂羣是以上士恥居其中也昔之達人杜漸防微色斯而逝夜不待旦覩幾而作不俟終日故趙害鳴犢而仲尼旋軫醴酒不設而穆生星行彼衆我寡華元去之况

乎明哲業尚本異有何戀之當住其間哉夫淵竭池漉則蛟龍不游巢傾卵拾則鳳凰不集居言于室而翔鷗不下凡卉春翦而芝蓂不秀世俗醜正慢辱將臻彼有道者安得不超然振翅乎風雲之表而翺爾藏軌於玄漠之際乎山林之中非有道也而為道者必入山林誠欲遠彼腥膻而即此清淨也夫入九室以精思存真一以招神者既不喜諠譁而合汙穢而合金丹之大藥鍊八石之飛精者尤忌利口之愚人凡俗之聞見明靈為

之不降仙藥為之不成非小禁也止於人中或有淺見毀之有司加之罪福或有親舊之往来牽之以慶弔莫若幽隱一切免於如此之臭鼠矣彼之邈爾獨往得意嵩岫不有以乎或云上士得道於三軍中士得道於都市下士得道於山林此皆為仙藥已成未欲昇天雖在三軍而鋒刃不能傷雖在都市而人禍不能加而下士未及於此故止山林耳不謂人之在上品者初學道當止於三軍都市之中而得也然則黄老可以至今不去

也或問曰道之為源本儒之為末流既聞命矣今之小異悉何事乎抱朴子曰夫升降俯仰之教盤旋三千之儀攻守進趣之術輕身重義之節歡憂禮樂之事經世濟俗之略儒者之所務也外物棄智滌蕩機變忘富遺貴杜遏勸沮不恤乎窮不榮乎達不戚乎毀不悅乎譽道家之業也儒者祭祀以祈福而道者履正以禳邪儒者所愛者勢利也道家所寶者無欲也儒者汲汲於名利而道家抱一以獨善儒者所講者相研之簿領也道

家所習者遺情之教戒也夫道者其為也善自修以成務其居也善取人所不争其治也善絶禍於未起其施也善濟物而不德其動也善觀民以用心其静也善居慎而無悶此所以為百家之君長仁義之祖宗也小異之理其較如此首尾汙隆未之變也或曰儒者周孔也其籍則六經也蓋治世存正之所由也立身舉動之準繩也其用遠而業貴其事大而辭美有國有家不易之制也為道之士不營禮教不顧大倫侶狐貉於草澤之

中偶猨猱於林麓之間塊然流遁與木石為鄰此亦東走之迷忘葵之甘也抱朴子答曰擒華騁艷質直所不尚攻蒙救惑疇昔之所饜誠不欲復與子較物理之善否校得失於機吻矣然覩孺子之墜井非仁者之意視瞽人之觸柱非兼愛之心又聊陳梗槩粗抗一隅夫體道以匠物寶德以長生者黄老是也黄帝既治世致太平而又昇仙則未可謂之後於堯舜也老子既兼綜理教而又久視則未可謂之為減於周孔也故仲尼有竊

比之歎未聞有疵毀之辭而末世庸民不得其門修儒墨而毀道家何異子孫而駡詈祖考哉是不識其所自來亦已甚矣夫侏儒之手不足以傾嵩華焦僥之脛不足以測滄海每見凡俗守株之儒營營所習不博達理告頑令嚚崇飾惡言誣詰道家說糟粕之滓則若覩駿馬之過隙也涉精神之淵則淪溺而自失也猶斥鷃之揮短翅以凌陽侯之波猶蒼蠅之力駑質以涉眴一作日猿之峻非其所堪祇足速困然而嘍嘍守於局隘聰不

經曠明不徹離而欲企踵以包三光鼓腹以奮雷霆不亦蔽乎蓋登璇璣之眇邈則知井谷之至卑覩大明之麗天乃知鷦金之可陋吾非生而知之又非少而信之始者蒙蒙亦如子耳既覩奥秘之弘修而恨離困之不早也五經之事注說炳露初學之徒猶有不解豈況金簡玉札神仙之經至要之言又多不書登壇歃血乃傳口訣茍非其人雖裂地連城金璧滿堂不妄以示之夫指深歸遠雖得其書而不師受猶仰不見首俯不知跟

豈吾子所詳悉哉夫得仙者或昇太清或翔紫霄或造玄洲或棲板或作枝桐聽鈞天之樂享九芝之饌出携松羡於倒景之表入宴常陽於瑶房之中曷為當侶狐貉而偶猿狖乎所謂不知而作也夫道也者逍遥虹霓翺翔丹霄鴻崖六虛唯意所造魁然流擯未為戚也犧腯聚處雖被藻繡論其為樂孰與逸麟之離羣以獨往吉光坼偶而多福哉

仙藥第十一

抱朴子曰神農四經曰上藥令人身安命延昇為天神遨遊上下使役萬靈體生毛羽行厨立至又曰五芝及餌丹砂玉札曾青雄黃雌黃雲母大乙禹餘糧各可單服之皆令人飛行長生又曰中藥養性下藥除病能令毒蟲不加猛獸不犯惡氣不行衆妖併辟又孝經援神契曰椒薑禦濕菖蒲益聰巨勝延年威喜辟兵皆上聖之至言方術之實錄也明文炳然而世人終於不信可歎息者也仙藥之上者丹砂次則黃金次則白銀次則

諸芝次則五玉次則雲母次則明珠次則雄黃次則太乙禹餘糧次則石中黃子次則石桂次則石英次則石腦次則石硫黃次則石粭次則曾青次則松栢脂茯苓地黃麥門冬木巨勝重樓黃連石韋楮實象柴一名純盧是也或名仙人杖或云西王母杖或名天精或名却老或名地骨或名枸杞也天門冬或名地門冬或名莚門冬或名巔棘或名淫羊食或名管松其生高地根短而味甜氣香者善其生水側下地者葉細似蘊而微黃

根長而味多苦氣臭者下亦可服食然喜令人下氣為益又遲也服之百日皆丁壯倍駛於朮及黄精也入山便可蒸若煮啖之取足可以斷穀及有力可餌之亦可作散并及絞其汁作酒以服散尤佳楚人呼天門冬為百部然自有百部草其根俱有百許相似如一也而其苗小異也真百部苗似菝葜唯中以治欬及辟蝨耳不中服食不可誤也如黄精一名白芨而實非中以作糊之白芨也按本草藥之與他草同名者甚多唯精博者

能分别之不可不詳也黄精一名兎竹一名救窮一名垂珠服其花勝其實服其實勝其根但花難多得得其生花十斛乾之纔可得五六斗耳而服之日可三合非大有役力者不能辦也服黄精僅十年乃可大得其益耳俱以斷穀不及术术餌令人肥健可以負重涉險但不及黄精甘美易食凶年可以與老小休糧人不能别之謂為米脯也五芝者有石芝有木芝有草芝有肉芝有菌芝各有百許種也石芝者石象芝生於海隅名山

及島嶼之涯有積石者其狀如肉象有頭尾四足者良似生物也附於大石喜在高岫險峻之地或却著仰綴也赤者如珊瑚白者如截肪黒者如澤漆青者如翠羽黄者如紫金而皆光明洞徹如堅氷也晦夜去之三百步便望見其光矣大者十餘斤小者三四斤非久齋至精及佩老子入山靈寶五符亦不能得見此輩也凡見諸芝且先以開山却害符置其上則不得復隱蔽化去矣徐徐擇王相之日設醮祭以酒脯祈而取之從日下

禹步閉氣而往也又若得石象芝擣之三萬六千杵服方寸七日至盡一斤則得千歲十斤則萬歲亦可分人服也又玉脂芝生於有玉之山常居懸危之處玉膏流出萬年已上則凝而成芝有似鳥獸之形色無常采率多似山玄水蒼玉也亦鮮明如水精得而末之以無心草汁和之須臾成水服一升得一千歲也七明九光芝皆石也生臨水之高山石崖之間狀如盤椀不過徑尺以還有莖蔕連綴之起三四寸有七孔者名七明九孔

者名九光光皆如星百餘步內夜皆望見其光其光自別可散不可合也常以秋分伺之得之擣服方寸匕入口則翕然身熱五味甘美盡一斤則得千歲令人身有光所居暗地如月可以夜視也石蜜芝生少室石戶中戶中便有深谷不可得過以石投谷中半日猶聞其聲也去戶外十餘丈有石柱柱上有偃蓋石高度徑可一丈許望見蜜芝從石戶上墮入偃蓋中良久輙蓋亦終不溢也戶上刻石為科斗字曰得服石蜜芝一斗者壽

萬歲諸道士共思惟其處不可得往唯當以椀器著勁竹木端以承取之然竟未有能為之者按此石户上刻題如此前世必已有得之者也石桂芝生名山石穴中似桂樹而實石也高尺許大徑尺光明而味辛有枝條擣服之一斤得千歲也石中黄子所在有之沁水山為尤多其在大石中則其石常潤濕不燥打其石有數十重乃得之在大石中赤黄溶溶如雞子之在其殼中也即當飲之不飲則堅凝成石不復中服也法正當及未

堅時飲之既凝則應末服也破一石中多者有一升少者有數合可頓服也雖不得多相繼服之其計前所服合成三升壽則千嵗但欲多服唯患難得耳石腦芝生滑石中亦如石中黄子狀但不皆有耳打破大滑石千許乃可得一枚初破之其在石中五色光明而自動服一升得千嵗矣石硫黄芝五岳皆有而箕山為多其方言許由就此服之而長生故不復以富貴累意不受堯禪也石硫丹者石之赤精蓋石硫黄之類也皆浸溢於

崖岸之間其濡濕者可丸服其已堅者可散服如此有百二十皆石芝也事在太乙王策及昌宇一作宇内記不可具稱也及夫木芝者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為茯苓萬歲其上生小木狀似蓮花名曰木威喜芝夜視有光持之甚滑燒之不然帶之辟兵以帶雞而雜以他雞十二頭共籠之去之十二步射十二箭他雞皆傷帶威喜芝者終不傷也從生門上採之於六甲陰乾之百日末服方寸七日三盡一枚則三千歲也千歲之栝木其下根

如坐人長七寸刻之有血以其血塗足下可以步行水上不沒以塗人鼻以入水水為之開可以止住淵底也以塗身則隱形欲見則拭之又可以治病在腹內刮服一刀圭其腫痛在外者隨其所在刮一刀圭即其腫痛所在以摩之皆手下即愈假令左足有疾則刮射人之左足也又刮以雜巨勝為燭夜遍照地下有金玉寶藏則光變青而下垂以鍤掘之可得也末之服盡十斤則千歲也又松樹枝三千歲者其皮中有聚脂狀如龍形

名曰日飛節芝大者重十斤末服之盡十斤得五百歲也又有樊桃芝其木如昇龍其花葉如丹羅其實如翠鳥高不過五尺生於名山之陰東流泉水之上以立夏之候伺之得而末服之盡一株得五千歲也參成芝赤色有光扣之枝葉如金石之音折而續之即復如故木渠芝寄生大木上如蓮花九莖一叢其味甘而辛建木芝實生於都廣其皮如纓蛇其實如鸞鳥此三芝得服之白日昇天也黃盧子尋木華玄液華此三芝生於泰

山要鄉及奉高有得而服之皆令人壽千歳黄蘗檀桓芝服之者千歳黄蘗木下根有如三斛器去本株一二丈有以細根相連狀如縷得末而服之盡一枚則成地仙不死也此輩復有百二十種自有圖也草芝有獨揺芝無風自動其莖大如手指赤如丹素葉似莧其根有大魁如斗有細者如雞子十二枚周繞大根之四方如十二辰也相去丈許皆有細根如白髮以相連生高山深谷之上其所生左右無草得其大魁末服之盡則得

千歲服其細者一枚百歲可以分他人也懐其大根即隱形欲見則左轉而出之牛角芝生虎壽山及吳坂上狀似葱特生如牛角長三四尺青色末服方寸匕日三至百日則得千歲矣龍仙芝狀似昇龍之相負也以葉為鱗其根則如蟠龍服一枚則得千歲矣麻母芝似麻而莖赤色花紫色珠芝其花黄其葉赤其實如李而紫色二十四枚輙相連而埀如貫珠也白符芝高四五尺似梅常以大雪而花季冬而實朱草芝九曲曲有三葉

葉有三實也五德芝狀似樓殿莖方其葉五色各具而不雜上如偃蓋中有甘露紫氣起數尺矣龍御芝常以仲春對生三節十二枝下根如坐人凡此草芝又有百二十種皆陰乾服之則令人與天地相畢或得千歲二千歲肉芝者謂萬歲蟾蜍頭上有角頷下有丹書八字體重以五月五日中時取之陰乾百日以其左足畫地即為流水帶其左手於身辟五兵若敵人射已者弓弩矢皆反還自向也千歲蝙蝠色白如雪集則倒懸腦重

故也此二物得而陰乾末服之令人壽四萬歲千歲靈龜五色具焉其雄額上兩骨起似角以羊血浴之乃剔取其甲火炙擣服方寸匕日三盡一具壽千歲行山中見小人乘車馬長七八寸者肉芝也捉取服之即仙矣風生獸似貂青色大如狸生於南海大林中張網取之積薪數車以燒之薪盡而此獸在灰中不燃其毛不燋斫刺不入打之如皮囊以鐵鎚鍛其數千下乃死或作十死而張其口以向風須臾便活而起走以石上菖蒲塞

鼻即死取其腦以和菊花服之盡十斤得五百歲也千歲鷰其巢戶北向其色多白而尾屈取陰乾末服一頭五百歲凡此又百二十種此皆肉芝也菌芝或生深山之中或生大木之下或生泉之側其狀或如宮室或如車馬或如龍虎或如人形或如飛鳥五色無常亦百二十種自有圖也皆當禹步往採取之刻以骨刀陰乾末服方寸匕令人昇仙中者數千歲下者千歲也欲求芝草入名山必以三月九月此山開出神藥之月也勿以

山佷日必以天輔時三奇會尤佳出三奇吉門到山須六陰之日明堂之時帶靈寶符牽白犬抱白雞以白鹽一斗及開山符檄著大石上執吳唐草或作花一把以入山山神喜必得芝也又採芝及服芝欲得王相專和之日支干上下相生為佳此諸芝名山多有之但凡庸道士心不專精行穢德薄又不曉入山之術雖得其圖不知其狀亦終不能得也山無大小皆有鬼神其鬼神不以芝與人人則雖踐之不可見也又雲母有五種而人

多不能分別也法當舉以向日看其色詳占視之乃可知耳正爾於陰地視之不見其雜色也五色並具而多青者名雲英宜以春服之五色並具而多赤者名雲珠宜以夏服之五色並具而多白者名雲液宜以秋服之五色並具而多黑者名雲母宜以冬服之但有青黃二色者名雲沙宜以季夏服之晶晶純白名磷石可以四時長服之也服五雲之法或以桂葱水玉化之以為水或以露於鐵器中以玄水熬之為水或以硝石合於筒

中埋之為水或以蜜搜為酪或以秋露漬之百日韋囊挺以為粉或以無巔草擣血合餌之服之一年則百病愈三年老翁反成童子五年則役使鬼神入火不燒入水不濡踐棘不傷與仙人相見又他物埋之即朽而五雲以内猛火中經時終不燃埋之永不腐敗故能令人長生也又云服之十年雲氣常覆其上服其母以致其子理自然也又向日看之晻晻純黑色起者不中服令人病淋發瘡雖水餌之皆當先以茅屋霤水若東流水

露水漬之百日淘汰去其土石乃可用耳中山衛叔卿服之積久能乘雲而行以其方封之玉匣之中仙去之後其子名世及漢使者梁伯得而按方合服皆得仙去又雄黄當得武都山所出者純而無雜其赤如雞冠光明曄曄者乃可用耳其但純黄似雄黄色無赤光者不任以作仙藥可以合理病藥耳餌服之法或以蒸煮之或以酒餌或先以硝石化為水乃凝之或以玄胴腸裹蒸之於赤土下或以松脂和之或以三物鍊之引之如

布白如氷服之皆令人長生百病除三尸下瘢痕滅白髮黒墮齒生千日則玉女來侍可得役使以致行厨又玉女常以黄玉為誌大如黍米在鼻上是真玉女也無此誌者鬼試人耳玉亦仙藥但難得耳玉經曰服金者壽如金服玉者壽如玉也又曰服𤣥真者其命不極𤣥真者玉之别名也令人身飛輕舉不但地仙而已然其道遲成服一二百斤乃可知耳玉可以烏米酒及地榆酒化之為水亦可以葱漿消之為粭亦可餌以為丸亦

可燒以為粉服之一年已上入水不霑入火不灼刃之不傷百毒不犯也不可用已成之器傷人無益當得璞玉乃可用也得于闐國白玉尤善其次有南陽徐善亭部界中玉及日南盧容水中玉亦佳赤松子以玄蟲血漬玉為水而服之故能乘烟上下也玉屑服之與水餌之俱令人不死所以為不及金者令人數數發熱似寒食散狀也若服玉屑者宜十日輒一服雄黄丹砂各一刀圭散髮洗沐寒水迎風而行則不發熱也董君異嘗

抱朴子內篇

以玉醴與盲人服之目旬日而愈有吳延稚者志欲服玉得玉經方不具了不知其節度禁忌乃招合得(招一作始)珪璋環璧及校(一作裝)劍所用甚多欲餌治服之後余為說此不中用乃歎息曰事不可不精不但無益乃幾作禍也又銀但不及金玉耳可以地仙也服之法以麥漿化之亦可以朱草酒餌之亦可以龍膏鍊之然三服輙大如彈丸者又非清貧道士所能得也又真珠徑一寸以上可服服之可以長久酪漿漬之皆化如水銀亦可

以浮石水蜂窠化之包彤蛇黄合之可引長三四尺丸服之絶穀服之則不死而長生也淳漆不沾者服之則令人通神長生餌之法或以大無腸公子或云大蟹十枚投其中或以雲母水或以玉水合服之九蟲悉下惡血從鼻去一年六甲行厨至也桂可以葱涕合蒸作水可以竹瀝合餌之亦可以先知君腦或云龜和服之七年能步行水上長生不死也巨勝一名胡麻餌服之不老耐風濕補衰老也桃膠以桑灰汁漬服之百病愈久

服之身輕有光明在晦夜之地如月出也多服之則可以斷穀柠一作楮木實之赤者餌之一年老者還少令人徹視見鬼昔道士梁須年七十乃服之轉更少至年百四十歲能夜書行及奔馬後入青龍山去槐子以新甕合泥封之二十餘日其表皮皆爛乃洗之如大豆日服之此物主補腦久服之令人髮不白而長生玄中蔓方楚飛廉澤瀉地黃黄連之屬凡三百餘種皆能延年可單服也靈飛散未央丸制命丸羊血丸皆令人駐年郤

老也南陽酈縣山中有甘谷水所以甘者谷上左右皆生甘菊菊花墮其中歷世彌久故水味為變其臨此谷中居民皆不穿井悉食甘谷水食者無不老壽高者百四十五歲下者不失八九十無夭年人得此菊力也故司空王暢太尉劉寛太傅袁隗皆為南陽太守每到官常使酈縣月送甘谷水四十斛以為飲食此諸公多患風痺及眩冐皆得愈但不能大得其益如甘谷上居民生小便飲食此水者耳又菊花與薏花相似直以甘苦

別之而菊甘而薏苦諺言所謂苦如薏者也今所在有真菊但為少耳率多生於水側緱氏與酈縣最多仙方所謂日精更生周盈皆一菊而根莖花實異名其說甚美而近來服之者略無効正由不得真菊也夫甘谷水得菊之氣味亦何足言而其上居民皆以延年況將復好藥安得無益乎余亡祖鴻臚少卿曽為臨沅令云此縣有廖氏家世世壽考或出百歲或八九十後徙去子孫轉夭折他人居其故宅復如舊後累世壽考由此乃

覺是宅之所為而不知其何故疑其井水殊赤乃試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去數尺此丹砂汁因泉漸入井是以飲其水而得壽況乃餌鍊丹砂而服之乎余又聞上黨有趙瞿者病癩歷年衆治之不愈垂死或云不及活流棄之子孫轉相注易其家乃賫糧將之送置山穴中瞿在穴中自怨不幸晝夜悲歎涕泣經月有仙人行經過穴見而哀之具問訊之瞿知其異人乃叩頭自陳乞哀於是仙人以一囊藥賜之教其服法瞿服

之百許日瘡都愈顏色豐悅肌膚玉澤仙人又過視之瞿謝受更生活之恩乞丐其方仙人告之曰此是松脂耳此山中更多此物汝鍊之服可以長生不死瞿乃歸家家人初謂之鬼也甚驚愕瞿遂長服松脂身體轉輕氣力百倍登危越險終日不極年百七十齒不墮髮不白夜卧忽見屋間有光大如鏡者以問其左右皆云不見久而漸大一室盡明如晝日又夜見面上有綵女二人長二三寸面體皆具但為小耳遊戲其口鼻之間如

是且一年此女漸長大出在其側又常聞琴瑟之音欣然獨笑在人間三百許年色如少童乃入抱犢山去必地仙也于時聞瞿服松脂如此於是競服其多役力者乃車運驢負積之盈室服之遠者不過一月未覺大有益輙止有志者難得如是也又漢成帝時獵者於終南山中見一人無衣服身生黑毛獵人見之欲逐取之而其人踰坑越谷有如飛騰不可追及於是乃密伺候其所在合圍得之乃是婦人問之言我本是秦之宫人也

聞關東賊至秦王出降宮室燒燔驚走入山饑無所食

垂餓死有一老翁教我食松葉松實當時苦澁後稍便

之遂使不饑不渴冬不寒夏不熱計此女定是秦王子

嬰宮人至成帝之世三百許歲乃將歸以穀食之初聞

穀臭嘔吐累日乃安如是二年許身毛乃脫落轉老而

死向使不為人所得便成仙人矣南陽文氏說其先祖

漢末大亂逃去山中饑困欲死有一人教之食朮遂不

能饑數十年乃來還鄉里顏色更少氣力勝故自說在

山中時身輕欲跳登高履險歷日不極行氷雪中了不知寒常見一高岩上有數人對坐博戲者有讀書者俛而視文氏因閱其相問言此子中呼上否其一人答言未可也朮一名山薊一名山精故神藥經曰必欲長生長服山精昔仙人八公各服一物以得陸仙各數百年乃合神丹金液而昇太清耳人若合八物鍊而服之不得其力是其藥力有轉相勝畏故也韓終服菖蒲十三年身生毛日視書萬言皆誦之冬恒不寒又菖蒲須得

生石上一寸九節已上紫花者尤善也趙他子服桂二十年足下生毛日行五百里力舉千斤移門子服五味子十六年色如玉女入水不霑入火不灼也楚文子服地黄八年夜視有光手上車弩也林子明服朮十一年耳長五寸身輕如飛能超踰淵谷二丈許杜子微服天門冬御八十妾有子百三十人日行三百里任子季服茯苓十八年仙人玉女往從之能隱能彰不復食穀灸瘢皆滅面體玉光陵陽子仲服遠志二十年有子三十

七人開書所視不忘坐在立亡仙經曰雖服草木之葉已得數百歲忽怠於神丹終不能仙以此論之草木延年而已非長生之藥可知也未得作丹且可服之以自擋拄耳或問服食藥物有前後之宜乎抱朴子答曰按中黄子服食節度云服治病之藥以食前服之服養性之藥以食後服之吾以咨鄭君何以如此鄭君言此易知耳欲以藥攻病既宜及未食内虛令藥力勢易行若以食後服之則藥但攻穀而力盡矣若養性而以食前

服藥則藥力未行而被穀驅之下去不得止無益也或問曰人服藥以養性云有所宜有諸乎抱朴子答曰按玉策記及開名經皆以五音六屬知人年命之所在子午屬庚卯酉屬巳寅申屬戊丑未屬辛辰戌屬丙巳亥屬丁一言得之者宮與土也三言得之者徵與火也五言得之者羽與水也七言得之者商與金也九言得之者角與木也若本命屬土不宜服青色藥屬金不宜服赤色藥屬木不宜服白色藥屬水不宜服黃色藥屬火

不宜服黑色藥以五行之義木尅土土尅水水尅火火尅金金尅木故也服金丹大藥不復論宜與不宜也

一言宮

庚子庚午　辛未辛丑　丙辰丙戌

丁亥丁巳　戊寅戊申　己卯己酉

三言徵

甲辰甲戌　乙亥乙巳　丙寅丙申

丁酉丁卯　戊午戊子　己未己丑

五言羽

甲寅甲申　乙卯乙酉　丙子丙午

丁未丁丑　壬辰壬戌　癸巳癸亥

七言商　甲子甲午　乙丑乙未　庚辰庚戌

辛巳辛亥　壬申壬寅　癸卯癸酉

九言角　戊辰戊戌　己巳己亥　庚寅庚申

辛卯辛酉　壬午壬子　癸丑癸未

禹步法　前舉左　右過左　左就右

次舉右　右就左　次舉右

右過左　左就右　右就左

如此三步當滿二丈一尺有九跡小神方真丹三斤白

蜜六斤合和日曝煎之令可丸旦服如麻子十丸未一年髮白更黑齒墮更生身體潤澤長服之老翁還成少年常服長生不死也小餌黄金方火銷金内清酒中二百出二百入即沸矣握之出指間令如泥若不沸及握之不出指間即復銷之内酒中無數也成服如彈丸一枚亦可一丸外爲小丸服三十日無寒温神人玉女下之又銀亦可餌與金同法服此二物可居名山石室中一年即輕舉矣人間服之名地仙勿妄傳也兩餌銷黄

金法猪圊革方脂三斤醇苦酒一斗取黄金五兩置器
中煎之土爐以金置肪中百入百出苦酒亦可飡一斤
壽蔽天地飡半斤金壽二千歲五兩千二百歲多少便
可餌之當以王相之日作之神良勿傳人傳人藥不成
不神也欲食去三尸藥當服丹砂餌丹砂法丹砂一斤
擣下醇苦酒三升淳漆二升一本二升和蜜三物合令相得微
火上煎之令可丸服如麻子三丸日再四十日腹中百
病愈三尸去服之百日肌骨堅强服之千日司命削去

死籍與天地相畢日月相望改形易容變化無常日中無影乃别有光矣

抱朴子内篇卷二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　槐

謄錄監生臣姚鍾英